

黄埔文事

第三辑

广州市黄埔区政协

编

文史资料研究会委员会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孙中山五到黄埔军校	卜穗文 (3)
黄埔岛——祖国南大门的一颗明珠	
.....广东省政协委员	胡应球 (6)
长洲岛上的中山纪念碑	卜穗文 刘玉祥 (10)
黄埔船坞的变迁	李春潮 (14)
毛泽东曾在黄埔畅游珠江	黄应丰 (30)
扶胥史话	黄 伟 赵立人 (33)
黄埔南湾之古海蚀岩遗址	孔柱新 (39)
波罗庙会杂忆	张妙祥 (40)
南海神庙的碑刻	简满桂 (42)
波罗鸡的源起和制作	陈少奕 (44)
南岗村史	秦庆钧 (47)
分水碑	秦庆钧 (55)
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黄埔地区的两次战斗	
.....梁国权	陈大伟 (58)
黄埔新港话沧桑	麦洪桂 (60)
广东海军学校 (黄埔海军学校) 同学名录	
.....刘鉴淙 王延彤 李春潮	黎启义 (62)
深井十景	凌行恕 (66)

前 言

《黄埔文史》从一九八五年创刊以来，坚持了每年出版一辑，现在，第三辑又和读者见面了。

一九八七年，是祖国各条战线取得辉煌胜利、继续奋进的一年，是党的开放、改革政策取得伟大硕果的一年，它将以令人难忘的功绩载入史册。

一九八七年，贯串黄埔区的“大动脉”——广深公路（包括蚬山公路段的立交桥）全线通车，对缓和本区交通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六二三路至人民路高架路的建成，第六届全运会在广州的召开，又为羊城腾飞谱写了一曲新的乐章。

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党的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将作为历史的里程碑，载入史册，指引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一九八七年，黄埔区政协进行了换届工作，选出了第三届委员会，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也相应地进行了改组，充实了力量。

《黄埔文史》第三辑就是诞生在这样光辉灿烂的一年，我们编辑组的同人因此而信心百倍、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这一辑，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了《孙中山五到黄埔军校》与《毛泽东曾在黄埔畅游珠江》这两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

广东省政协委员胡应球先生为我们寄来了《黄埔岛——祖国南大门的一颗明珠》。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卜

穗文同志为我们寄来了五篇稿件，这一辑我们先选登了两篇，其余三篇留作下一辑备用。我区政协前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秦庆钧先生，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地为我们写出了《南岗村史》。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和鼓舞，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一辑，不管从稿件的数量或质量方面，比过去两辑都有所提高，这说明了《黄埔文史》越来越赢得了广大作者与读者的支持，这无疑是办好这个刊物的有力保证。

展望前程，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同人等决心群策群力，为办好《黄埔文史》而不断努力。

《黄埔文史》编辑组

1987年10月

孙中山五到黄埔军校

卜穗文

位于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后期苦心经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官学校，他对军校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军校正式开学，至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离穗北上止，孙中山先后五次亲临军校视察、演讲，关怀军校师生的健康成长。

孙中山一到黄埔军校：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这天凌晨六时，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林森、许崇智等文武高级官员，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出发，乘江固号军舰前往长洲岛。七时四十分抵达军校。校长蒋中正，校党代表廖仲恺率众在校门前码头迎接。孙中山先至校长办公室浏览了教职员表和第一期教学计划，并接见了全体教官和学生队长。八时五十分，孙中山到校内巡视了课室和学生寝室。九时三十分，孙中山赴军校俱乐部演讲。他向师生们讲述了开办军校的目的和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要创办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恳切地勉励学生们“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演讲长达一小时之久，师生们听了十分振奋，连声高呼“孙总理万岁！”十一时半，在军校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站在简

陋的主席台上主持仪式，宋庆龄、蒋中正、廖仲恺随侍在左右。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中央执委会宣读贺词。下午一时，孙中山与全体师生共进午餐。下午三时，孙中山在操场上检阅了五百多名黄埔健儿进行队列操练。下午五时，孙中山、宋庆龄离校乘军舰返广州，留下胡汉民、汪精卫、蒋中正等人继续举行开学典礼。（注一）

孙中山二到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八月初的一天，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到军校视察第一期学生训练情况。视察完毕，因天色已晚，孙中山便在校内“学海楼”（今中山故居）二楼西边的一间房子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孙中山乘军舰返广州。（注二）

孙中山三到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八月卅一日上午，孙中山乘永丰舰前往黄埔军校。当时正值星期天，军校停止操课，孙先生巡览了校园，便乘船赶回广东大学演讲。（注三）

孙中山四到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孙中山在邹鲁的陪同下，乘永丰舰来到长洲岛。他先视察了长洲要塞司令部，于中午十二时乘轿抵达军校。下午二时，孙中山在操场上观看军校第一期学生和教导团的制式操练。经过半年的训练，黄埔学生队列整齐，操法娴熟，孙中山精神奕奕，大为欣慰。下午三时，孙中山在军校俱乐部演讲，在座官生有二千多人。孙中山介绍了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致使曹琨、吴佩孚军阀政权垮台的情况，赞扬冯玉祥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的壮举，表示今后革命前途有望，勉励学生继续努力，誓做革命政府的武力后盾。下午五时二十分，孙中山乘船返大元帅府。（注四）

孙中山五到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应冯祥玉邀请，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北上商讨国是。当天

下午三时，护送孙中山北上的永丰舰驶至长洲海面，黄埔军校师生在岸边列队欢送孙中山。校长蒋中正乘小汽艇到永丰舰请孙中山登岸与师生话别。孙中山遂在胡汉民、杨希闵、刘震寰等人簇拥下乘汽艇上岸。军校师生向孙中山行持枪礼，军乐队奏起乐曲。一刹间，军校内 外 弥漫了激昂的气氛。蒋中正、廖仲恺设宴与孙中山饯行。宴后，孙中山召集全体师生训话，他谆谆教导师生们“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下午五时五十分，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而去。（注五）

孙中山到北京后，即为国事而日夜奔劳。一九二五年三月，身患重病的孙中山获悉第一次东征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特电军校，表示祝贺，并电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不要轻易牺牲黄埔学生，宁可损失一个营，也不要损失一个军校学生。孙中山在京逝世的消息传来后，黄埔师生无不痛哭流涕，深切缅怀先生五次来校的情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下，黄埔学生在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东方红军”。

注一：《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开幕纪盛》，载1924年6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

注二：《黄埔军校管理部副主任陈适回忆》

注三：载1924年9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注四：载1924年11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

注五：载1924年11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

1984年6月16日《团结报》

黄埔岛——祖国南大门的一颗明珠

广东省政协委员 胡应球

黄埔岛又名长洲岛，四面环水，过去曾归番禺县辖，背山面港。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英雄将帅有些亦在此锻炼出来。人杰地灵确实不谬。黄埔岛这一弹丸之地，犹如海上一颗明珠，熠熠生辉，闪耀在祖国的南大门。

黄埔岛的建设是从1876年开始，清光绪皇朝设立“西学馆”，为储备洋务人才，欲将海上军事工业建立起来，1882年建成一座楼房名为“实学馆”，考选水师造船人才五十名。1884年改为“博学馆”，仿效西洋训练水陆军事人才。至1887年正式改为“广东水陆师学堂”。第一期毕业生有谭学衡，后任清朝海军副大臣，补授海军副都统。又有汤廷光，曾任海圻舰舰长，海军总长，海军部长，广东省省长，广东督军，广东治河督办。后该校改名为广东水师学堂，广东水师鱼雷学堂，广东水师工业学堂，广东海军学校，黄埔海军学校等等，历届毕业生在国家政府及军事部门任要职者不可胜数。

1904年清廷派三品京卿魏瀚为黄埔总办，这是黄埔最旺盛的时期，当时黄埔已设有水师工业学堂，水鱼雷局，黄埔造船局，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黄埔公园等等，全部归黄埔总办管辖，笔者于清宣统二年考入水师工业学堂读书，直至民国五年才毕业，中经两个朝代，成为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生。

1917年6月北京督军团叛变，总统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孙中山派胡汉民赴粤联络讨逆护法的力量，胡与粤督军陈炯明、省长朱庆澜商讨，朱与桂系军阀有矛盾，企图引孙中山以自固，赞成讨逆，并与驻粤滇军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等组织滇粤联军。胡去广西会见陆荣廷，陆致电表示拥护共和。海军总长程璧光在上海召集海军将领会议，反对督军团叛变，拥护共和恢复国会。程璧光与林葆懌、章炳麟、唐绍仪等决定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护法，首先请孙中山乘海琛舰先到广东主持。

七月十七日，孙中山到达黄埔，驻节海琛舰等候程率舰队前来。翌日广州各界人士集队到黄埔热烈欢迎孙中山，就在黄埔公园开万人大会，当时未计人数，所谓万人者，极言其踊跃众多而已，孙中山在会上演说：提出再造政府，恢复国会，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

海军学校全体员生也去黄埔公园参加欢迎大会后，就有传来消息说孙中山将来学校参观，校长周淦筹备欢迎。原来在五年前，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后曾回广州，适值海军学校第十三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校长李田邀请孙中山莅校观礼。后来这期学生全部派赴北洋通济舰实习，该舰弹药仓爆炸，几乎全体学生身亡，仅余三人生还，当时有人怀疑是闽派的阴谋，幸存三人中其一是陈可钧，在上海为孙中山夺取肇和舰起义失败成仁，所以孙中在此闲暇之余特来学校以表敬意。越数日孙中山偕同数人来校流连几小时才去。第十五期毕业生尚未离校，也在学校参加欢迎，笔者在校长期以来是名列前茅，因而充任学生队长，此次欢迎也是由笔者领队，因而得与孙中山先生初次认识。

笔者经此次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后，即向众同学提议：三

年前第十四期毕业生全部同学派赴广海练习舰实习，广东舰少员多，日久亦无以授职，因而再无练习舰安置我们，我们在校仍是坐候，望洋兴叹，何不趁此时机去请求孙中山派我们登舰实习。众皆认可，推笔者和陈策，舒宗鑑三人为代表，去谒见孙中山。陈策在学生时已是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充当新军攻打惠州城，受轻伤，随后回校肄业。我们登海琛舰谒孙时将经过情况介绍，孙中山先生答允我们的请求。我们归校向同学们复命，大家欢欣鼓舞，但中有两三人持悲观意见说：“孙之言不过是顺口答应，贵人善忘，表面应付而已。”陈策说：“大家考虑情况或有之。但我们能有事实表现，后果会有反应。”大家问何所见而云，陈提议：首先在孙中山面前请求全体入党，表示革命决心，何患不安排使用我们呢？”众同意应该如此，明日实行。

孙中山在黄埔水鱼雷局休憩的时候，第十五期全体同学谒见，由笔者面陈，略以“蒙先生应允安置我们实习，我们愿追随先生忠心革命，今天特来请求先生批准我们集体加入中华革命党，以效命于将来。”先生笑逐颜开，认为新生力量大有作为，于是总理亲自监督，并集队训话，笔者犹记其大意是：“今日变乱并非如往日帝制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解散国会就是假共和，我们护法就是真共和，我们要护法胜利，就要有两支力量，一是陆军，二是海军，我们为救国救民之宗旨，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大可以发展。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你们新生血液，也得风气之先，所以你们也倾向革命，今天革命尚未成功，我要鞠躬尽瘁，望诸生共勉之。”

三个月后，北洋护法舰队在广东已安排妥善，将海校第十五期毕业生全部分派到十一艘军舰内，大舰十人，小舰四

人，进行实习。自此以后，海军同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干了不少革命工作。

孙中山先生先后到过黄埔五次，现在黄埔设有孙中山纪念馆，八卦山上竖立孙中山铜像，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犹如黄埔明珠永放光芒。

长洲岛上的中山纪念碑

卜穗文 刘玉祥

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中山纪念碑，碑顶铜像是日本友人梅屋庄吉^①所捐赠。梅屋庄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孙中山逝世后，他为缅怀这位生平知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曾变卖家产，倾注心血，制作了四尊孙中山先生铜像^②，并专程送来中国，分别置放在南京、广州、澳门等地。黄埔长洲岛上的中山纪念碑铜像便是其中之一。

昔日长洲，绿树成荫，郁郁葱葱，蜚声中外的黄埔军校掩映其间，庄严肃穆的中山纪念碑，就座落在孙中山曾居住过，现辟为中山故居遗址的背后——八卦山上。它俯瞰珠江，依傍群山，几经沧桑，如今更加光彩夺目，已成为广大群众高山仰止，寄情抒怀的著名革命遗址。

中山纪念碑，座高达十九米，碑顶屹立一尊二米四十公分高的孙中山铜像。孙先生身披大衣，左手叉腰，右手向前平伸，脸上呈现坚定刚毅之情，双眸凝视远方，仿佛在为革命前途而沉思，昂然神态，令人起敬。纪念碑正面刻着六个隶书字：“孙总理纪念碑”，是由曾任代理大元帅，军校教官的胡汉民书写；东面刻孙中山遗嘱：“和平奋斗救中国”；西面刻着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背面是用篆体刻写的总理像赞：“先生之

道，天下为公。先生之志，世界大同。三民建国，允执厥中。况在吾校，化被春风。江流不废，终古朝宗”。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山先生的高尚情操和伟大人格。

一九二四年六月，孙中山先生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拯救中国于危亡，苦心创办了黄埔军校，他亲自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谆谆教导师生“同学同道，生死共赴”。并先后五次到校视察，对满腔热血的军校学生寄予深情厚望。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军校师生无比悲痛，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和操课，他们臂缠黑纱，齐集俱乐部，为痛失导师而哀恸。同年四月二日，军校特别党部开会，共产党人提议将长洲岛改名为中山岛，并在岛上建立孙中山纪念碑。一九二八年九月，军校何遂代校长主持筹划建碑事宜，并最终选定八卦山为修建地址。黄埔军校各期师生闻讯纷纷捐款。何代校长曾召集十间厂家来岛搞投标承建，结果由广州同德工厂中标，金额为一万八千二百元。十月十一日上午，举行开工奠基礼，何亲自率领军校各部长官破土动工。

孙中山逝世后，梅屋庄吉十分怀念和悲恸。当得知建造中山纪念碑时，他激动地对女儿国芳千势子说：“日本人民如此尊敬孙文，要将他具体表示出来。中国人民对于孙文的遗嘱是竭诚遵守的，但中国的文盲多，必须用形象来显示。我相信这是宣传孙文伟业的一种最好方法。”他还认为：中国国土广大，能够的话，最好建造七尊铜像，分设在中国国内各地。自一九二七年以来，虽然他经营的生意失败，债台高筑，经济状况日下，但他仍在窘境中为制作孙中山铜像竭尽全力，日夜奔走。在东京，他找到第一流的铜像制作家原合作负责建造，并由著名雕刻家牧田祥哉设计。

为了再现孙中山的雄姿，梅屋庄吉多方搜集孙中山的照片和资料，并征求曾见过孙中山的中外人士意见。最后，他变卖家产，动用夫人的私房钱，甚至参与黑市交易，终于筹得数万元现款，定造了四尊孙中山先生铜像③。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先生的友谊，真挚而始终。他曾多次到过中国，深深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康德黎介绍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相识，从此他们一见如故，交往日密，亲如兄弟。梅屋庄吉积极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因而遭到香港英国当局追捕，被迫返回日本。一九一四年，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失败，再次东渡日本，曾长住梅屋庄吉家中，梅屋庄吉不仅负担了孙中山的生活费、活动费，还帮他联络了日本有影响的各界人物，筹集了经费和弹药，以备继续反袁斗争。据梅屋庄吉的女儿，国方千势子回忆：“孙文的饭餐，生活的照料，甚至汗衫的更换，零用钱等碎细小事，都由梅屋夫人来承担”。一九一五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婚礼便是在梅屋家里举行的。

一九二八年夏，梅屋庄吉将造好并拟运送孙中山铜像的消息转知国民政府派往驻日的大使，当时，日本军阀正企图占领中国东北，中日关系趋于恶化。梅屋庄吉想通过赠送铜像提醒日本当权者要珍视日中的传统友谊，但是，日本当局不为所动，内务省明令禁止向中国赠送铜像，理由是：“孙文是一个革命家，考虑到他的思想影响和后果，不同意这件事”。但是梅屋庄吉坚持不懈，多方奔走，陈述自己主张，呼吁各界主持公道。几经波折，终于实现了夙愿，于一九三〇年将四尊铜像送往中国，并于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校举行了总理铜像揭幕典礼。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黄埔军校旧址的革命遗址妥加保

护，于一九六二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拨款修葺。目前已正式对外开放，观众经年不断。

五十多年来，星移斗换，孙中山纪念碑，虽历尽沧桑，却风雨如磐，巍然屹立！我们领略它的风采，似乎也听到了那期待中华民族之统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呼唤。

注释

- ① 梅屋庄吉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逝于东京，享年六十七岁。
- ② 梅屋庄吉的其余三尊孙中山铜像分别放置在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山陵、澳门孙中山旧居。
- ③ 据商震夫人安田作子和一些黄埔老学员回忆：梅屋庄吉除赠送四尊站立的孙中山铜像外，还送来一尊孙中山半身卧像，陈列在黄埔军校俱乐部，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广州后，将卧像盗运往日本。

黄 埔 船 坞 的 变 迁

李 春 潮

“黄埔船坞”历史悠久，名闻遐迩，人们知道长洲坪岗有“黄埔船坞”，香港九龙也有“黄埔船坞”，对其变迁情况传说不一。本篇是根据收集到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研究参考。

黄埔的泥船坞

最早的“黄埔船坞”，是泛指黄埔一带的泥船坞。这要追溯到三百多年前。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开放，并于粤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分别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对外开海贸易。其中澳门的粤海关后迁广州。广州是我国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商船舶要进入广州，必须先澳门验无禁物，领取牌照，然后进泊黄埔，在黄埔卸炮开舱，再用驳船将货物转运入城。经过远航颠簸的洋船需要进行修理、保养和补给，然后运货离去。黄埔本来是华南一个古老的船舶修造中心，从此，这里不仅修造大量的中国帆船，也修理外国商船，最迟在1720年，洋船可以直驶黄埔办理报关手续的时候，已经出现小型泥船坞。当地人称这些木帆船工场和泥坞为“船栏。”①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擅自上岸进入省城，坚持洋船修理，要在岛上进行，所以，这些泥坞设在黄埔岛的南端，长洲北岸和深井一带。欧洲人统称这些船坞为：“WhamPoa Mud Docks。”（黄埔泥船坞）

或“Whampoa Shueu O”。（汉语“黄埔船坞”用英语音译）其中长洲北岸的船坞，地质坚硬，“足以进入十八世纪远洋船舶而不至下陷。当时东印度公司船舶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而黄埔接受这些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港口都多”。

②有许多东印度公司的船舶，还在这里雇请中国的船木工随船工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以“民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③为理由，下令关闭闽、浙、江三处口岸，仅限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乾隆二十四年（1759），又指定黄埔为外商船舶唯一停泊口。故来华洋船都集中在黄埔船坞修理。

在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同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十七世纪末，欧洲各国相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八世纪机器工业的发生和发展，使西方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社会的产品大量增加，而其本国市场无法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他们到处寻找市场和掠夺。他们向往的理想市场，是自称为“天朝”的“物产丰盈，无所不有”④的中国。然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船只在黄埔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的时候，他们的工业产品很难在自给自足的中国社会打开销路，因而出现的贸易逆差，不得不用白银来弥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侵略者用尽各种办法。十八世纪后期，他们发现“鸦片”能够牟取暴利，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于是，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换走大量的白银和货物。接着，美国资本家也插手这种肮脏罪恶的贸易。鸦片贸易刺激来华商船数量迅猛增加。1751年西方国家进入黄埔的的船只仅19艘，1790年增至59艘，1830年又倍增至109艘，